

MU SHENG FAN WEN JI

穆升凡文集

穆升凡 著

作家出版社

穆升凡文集

穆升凡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穆升凡文集 / 穆升凡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5063-6593-2

I. 穆… II. 穆… III. 杂文集-当代-中国
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311338号

穆升凡文集

作者: 穆升凡

责任编辑: 陈 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026

E-mail: zuojia@zuoja.com

<http://www.zuojia.com>

印刷: 成都时代印制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75千字

印张: 7

版次: 2009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593-2

定价: 26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“耙梳屯”乡魂

——序《穆升凡文集》

黄先荣

在仁怀文界,满以为自己也可充高手(至少是在散文界),却谁知一口气把《穆升凡文集》(以下简称《文集》)读下来,忽感汗颜:强中更有强中手,无数英雄林莽间啊!

一开始就陷入角色错位:我以“审读”“批评”者的眼光读《文集》,读着读着,渐入佳境。作者的文章,无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还是论文、铭文、人物记述,大都行云流水,自在天成,万物百川,吐纳成文,人事相随,浑然一体,让人常常漾起心灵的微澜和悸动,逐渐成为欣赏者。等到回过神来琢磨为他写序的时候,已成掩卷。《文集》的精神向度和心灵指向,“静悄悄”地进入了文字方阵之中,也让我这类颇有些挑剔的读者“入港”。

这些年的文学,由于商业化的强势和无端的变形潮,使个体化与一己化写作逐成习性,而时代、国家、人民、道德、良知等等却被摒弃,著书再没有那么高雅了。因此,纸质阅读的人数骤减,我也进入“减”中,除了好的散文,一般不再有阅读冲动。可是,读《文集》却不同,它睿智、理趣,又有历史深度,时时有许多新颖的思考在空间和时间的背景中展开,而历史感、家国情就在时空的两个维度上铺陈,支撑起了作者的政治道德原则和文字精神质量,使读者在不经意间便受到《文集》的浸越,恨不得一篇一篇地翻下去,即使是不喜好的文体,也可以读读,从中领略作者清峻疏朗的文化情怀。

《文集》的冲击力来源于它的独到思维,特别是文史类随笔散文。写固景旧事,难免摆脱不了因袭和陈俗感,比如海龙囤古战场

可谓书者如云，而作者却选择了万籁俱静的夜晚这个新视角，“纵横四五华里的广宇，闪烁着三两户农家的灯光，远处呢？没有点儿亮光。此时此境，你不黯然吗？然而，就在400年前，杨应龙把他28代祖宗耕耘了725年的基业，作为一注不大不小的赌资，和大明皇帝掷下了义无反顾的一骰”。这样的角度和哀叹，凸显了海龙囤的“凄厉和苍凉”（《古囤月如诉》）。这个角度和这声叹息是别人没有的。

又比如柳州的游记，作者抒发道：“柳州的行政长官，应该是数以千计，而每位都或多或少为地方做些事，而至今天，知道最多的自然是柳柳州了。”作者又进一步与众不同地议论：柳宗元政绩很一般，“独惟文章”以传世，“开此邦人文之盛者，断推柳侯”。作者还从柳宗元想到刘三姐：“一部《刘三姐》，柳州热了，漓江热了，阳朔的一棵榕树，因刘三姐而备受青睐。”文章因此得出了“文化影响政治”的结论（《谒柳侯祠所想到的》），这也是很独到的。

《文集》的说服力来自它对于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把握以及对于一些尚存争议史实的合理梳理。在前所未有的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侵蚀殆尽的时代，“文学为人生”的这条康庄大道早已被湮没，那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展示心灵、富于正直与道义的文章已不多见。然而，我们却可以在《文集》中找到许多，即使是古诗、铭文，作者都非常自如地举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，澄清尘埃，辨明真伪。对于我们所经历的去，也勇于一丝不留情面的鞭笞，不失为善意的警示。《文集》有几篇是谈穆氏世家历史的，这“一根链”（《落炉，那根永不忘却的链》）虽扑朔迷离，是“无人琢磨透的一个文化公式”，作者却通过自己对史实的评说和推测，亮出了许多新认知，帮助和推动史学工作者去理清这一桩历史谜题。

《文集》的魅力在于“人”，人既是写作的关注点，也是表达一己思想的关键点，这种照观甚至融入了《文集》的诗歌、论文和游记中。作者勤于田野调查和史实考据，因此，非常熟悉仁怀的山川地物，对乡梓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洞若观火。善于通过细节展

示人物本相,积累素材,静心思考,用一腔爱家乡的热血烧铸,去潜心创作与灵魂呼号,并用自己的平民智慧去解构权威,使“人”在他的作品中血肉丰满。

对“人”的描写,我特别喜读作者的两篇小说,还有一篇,我把作者的散文《绝对感觉》也作为幽默小说来读,这几篇小说向读者捧出了一个叫“耙梳屯”的地方。铭文中我们知道了这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衣袍之地,“地虽僻野”而“钟灵毓秀”,作者还把它作为“喜头八景”之一来状写。但是,铭和诗文不能使人充分地认识耙梳屯。透过小说(《张木匠》、《皮驹子》)的域界,这两个人物让读者把个耙梳屯里里外外来来回回看了个透彻。“耙梳屯”显然是个真实地名,但作者在这里把它虚化了,成为一个意象,这个文学意象是通过两个人物来塑造的,因“人”识“屯”,这两个够酷的乡村名角其实是能人、好人,他们“海椒下烧酒”和“怕女人”的细末,把纯情、古朴而有几许纠葛几许冷艳的古屯,淋漓尽致地张扬在读者面前,忍俊不禁中了悟着底层百姓的不屈不挠和生死歌哭。在这个顶小的地盘上,市井们的坚忍和快乐为它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,展现了这一方土地厚重的灵魂。这在文学日益功利化的今天,作者推出的这两个小人物和这乡本土,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,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鲁迅、蹇先艾、柳青笔下的乡村人物,还有过梁晓声、史铁生们的知青人物,刘绍棠、沈从文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作家也推出过不少经典乡村,可是,张木匠和皮驹子却属“另类”,他们的一生全在农村,他们从出生到改革开放都没有洗却“农”味,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乡村文本和田园故事,张木匠的“打工”和皮驹子的“参选”无疑地点明他们活在当下。往小一点说,“耙梳屯”或许是喜头,或许是仁怀,往大一点说“耙梳屯”也还是贵州,还是西部。而亮出古屯风貌的,正是这位学问渊博、识见敏锐的乡魂。

言至此,我想到那一句耳熟能详的话: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”,其实未必尽然,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良莠之分,其中优秀的部分自然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,而另一部分非文化、伪文化的

东西,是不会被人类文明所接纳和首肯的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,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共通的,是属于全人类的。愚以为,“耙梳屯”所展示出来的文学意义上的美好,值得当代文化抬举,更何况它还有“庄蹻弃履”、“翼帅遗戈”、“长征胜迹”、“伟人居停”等大牌史诗在内。

由于有“耙梳屯”的深沃土壤,作者在《文集》中的语言特色也就很鲜明很鲜活,大量的群众语言和地方语言,生动形象而又简练传神,幽默而不失庄雅,出彩而尤加隽永;还有他对长征文化在仁怀的基础性研究成果等等;限于篇幅,本文都不能类举了。

《文集》的作者穆升凡是一位勤奋厚道的文化人,读《文集》前我只知道他他是军史、方志、党史、方言方面的专家,人称“活字典”,读《文集》后我才进一步了解了升凡,他还是一位出手不凡的古诗、铭文学者,诗文合璧,双管齐挥,涵泳文化,开阖自如。《文集》中有我尊敬的前辈曾祥铨、徐文仲以及诸好友对他的忠恳评价,升凡的人品和才气都是值得推崇的。

我接受升凡君写序的任务是“仁怀建县 900 周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”那天,上午开幕式后,会议主持者点我“即席发言”,我在张扬仁怀经济强劲的同时,拐弯抹角地说出一点隐忧;在不乏经济大鳄的仁怀,却鲜有文化大腕,在各种数据、指标的严格考证下,仁怀经济社会是可以傲然雄视的,然而一触到文化软实力,我们不免气短。900 年后的仁怀还应该是一个文化的大县。我们的骄傲与自信应该来自历史深处。

这个发言颇得一些人的赞同。入夜,升凡把《文集》送来,我即阅读。正如本文开头的直觉一样,我察看了上午发言的些许偏执,仁怀虽然还没有涌现出文化大亨和业界骄人,但是,在通往“文化大县”这条长长的跑道上,仁怀人并没有缺席,像升凡这样的学者学人,大有人在。

二〇〇九年国庆于遵义老城平民宅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目 录

小说

1/张木匠

5/皮驹子

散文

9/古国月如诉

12/悠悠古韵穆家川

14/苍苍古刹穆家寺

16/落炉,那根永不忘却的链

25/杨粲墓,播州文化的艺术见证

31/酒都奇观

33/怀阳洞

37/绿色的风景

40/鹿颈沟的遥远与现实

42/盐津河风光迷人醉

44/谒柳侯祠所想到的

47/绝对感觉

诗歌

50/距离

51/告别之后

52/时代的张力

54/只因为有那么一次

古诗

55/七律·游武夷山

55 七律·游峨眉山

- 56/七律·楠木峒怀古
57/七律·题风岩沟
57/七律·桐梓官仓钓鱼台缅祖墓
58/七律·穆家寺感怀
58/七律·嘉峪关
59/喜头八景诗

人物

- 61/名刻雨花台的革命烈士 周国荣
62/老革命家 周林
74/共和国外交家 韩念龙
82/文武将军 刘莘园
91/反帝爱国志士 罗次启
95/著名国画家和艺术教育家 孟光涛
99/诗人画家 母重光
104/革命现实主义作家 王启霖
110/中国远东军参谋主任 陈佛中
113/农民起义军 徐子容
118/出生在赤水河边的老红军 穆家安
121/仁怀走出去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萧启群

论文

- 123/毛泽东与四渡赤水
127/南诏侵犯播州及与唐王朝的关系
139/土司杨氏的“乐慕圣化”歪曲播州历史
146/扬先祖之威 展未来之势
152/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聘约管理的思考
154/发展地域文化,构建中国酒都特色文化体系

铭文记序

- 156/中国酒都甲申重阳祭水文
158/扩修玉屏寺记

- 159/耙梳屯记
 160/喜头杉乡桥序
 161/箐坪农民文化广场记
 162/严父墓志铭
 164/陈公德文墓铭
 165/李君开欣大人墓志铭
 166/罗公宣扬大人墓志铭
 167/徐公天德大人墓序
 168/王公锡波大人墓志铭
 169/仁怀罗村《罗氏族谱》序
 173/《红色仁怀》绪言
 176/《仁怀故实》绪言
 179/《仁怀科举人物》绪言

附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88/仁赤习三百年剪影 | 曾祥铤 |
| 193/关于《仁怀军事演义》 | 李发模 |
| 194/“史记”笔法 文苑奇葩 | 刘一鸣 |
| 197/拾遗补阙 | 易 涌 |
| 200/读《仁怀军事演义》有感 | 赵龙驹 |
| 203/一幅气度恢弘的史诗画卷 | 陈国华 |
| 205/《红色仁怀》 炳蔚长征 | 徐文仲 |
| 208/“红色酒都”红色文化的“活字典”——穆升凡 | 浙江电视台 |
| 210/穆升凡的红色情结 | 仁怀电视台 |

【小说】

张木匠

耙梳屯的张木匠一年四季都是一身青布长衫外套一个短褂子,把那干瘦的身材裹得个严实,那从来没戴过帽子没包过帕子的光头,活像一个半蔫的红洋芋,皱皮麻嘎地栽在几股青筋兀暴的脖子上。嘴里时常衔支一小卡那么长的叶子山烟,一股烟口水顺着那三须胡子流在那短褂上,再慢慢往长衫上浸。从口中吐出的烟雾,把那干巴巴的眼睛,熏得半睁半闭的。无论春夏秋冬,都穿双线耳草鞋。八十多岁了,还精神抖擞,腿脚也还硬朗,没事就村里闲悠悠地乱串,东家走到西家,怪兮兮的。可他无论走到哪家,哪家都连忙招呼,生怕怠慢了他。

耙梳屯村几乎人人都会木匠手艺。村里但凡哪家修房置屋,帮忙的人拿根打杵拿把开山斧拿起锛子就去了。掌墨师只拿个屋样起来,大伙儿就捡着哪样做哪样,样样做得巴实,这房子很快就做出来了。在本村做房子,不兴开工资,连掌墨师也是帮忙,没有尊卑之分,自然十分融洽。如若哪个在外边领到做房子的活路,他就是掌墨师,看哪些人在家,邀约起十多人就是一伙,无论远近,定会把面子给绷了回来。久而久之,耙梳屯的木匠就远近闻名。在外边做手艺,只要提到耙梳屯三个字,大家就首先赞叹几分。

在村里众多木匠中,张木匠资格最老,但也最怪。

他资格老是全村做木匠的清一色是他的手艺。他早年被拉兵,被拉到一个老远的地方,苦折磨了好几年。后来,钻个缝缝逃了出来,天远地遥的,一时回不了家。在走投无路的时候,便去滚厂混饭吃,在那里学得了这手艺。后来,就做着这手艺回到了家。回老家后,就把这手艺传给了大家。按他的话说,这回是学了个手艺捡了

条命。有艺不孤身，这露天坝的饭每个人都吃点。他立了一个门规，凡是传他手艺的，不兴衣帽鞋袜，不收师父钱，哪个违了师言就断子绝孙。到现在他是徒弟徒孙徒末徒末末数不清。

这张木匠虽是徒弟徒孙徒末徒末末一个个大木小木做得响当当，而他至到如今只能做两件家什：装犁头、打粪桶。他装犁头打粪桶从不用墨斗直尺，不掸墨线不勾直角。长度用手卡，取深取浅用手腕比试，大小深浅全凭直觉。可他装的犁头张张好用，打的粪桶说五十斤就装五十斤，不多一两不少一两。这两件家什，全村的他做，外村也有他的乡脚。

大跃进那年，公社成立技术革新队，大队派张木匠去参加。公社的一个干部见他只带一把开山斧，说家什都没得一样，还革什么新，就把他打发回来了。他回来说，我不愿在那里干，就回来了。

那年纠正副业单干，村里的众木匠都是纠正的对象，而把手艺搁了下来。可张木匠在那些干部面前把话说得硬邦邦的：你们想，我一生为啥只做这两件家什，不用犁头，你用手刨去？不用粪桶，你用衣兜儿兜去？是呀，做农业能离得犁头粪桶？末了，干部给他订了条规矩，本队的按件计工分，外队就交副业钱记工分。还特别强调，这是技工，要记甲等分。可他还是从来没交过副业钱，队长会计都是他的徒弟，说，哪个石头底下不藏个虾，你就拿去买海椒吃算了。

张木匠的生活也很特别。他无论给哪家做活路，工钱拿多收多，拿少收少，没钱不拿也算了。按他的话说是，钱有找处，命有判处，做些人情积些德，缘和路自宽。生活呢，吃好吃孬无所谓，主人家如有事，撮碗米出来，煮碗大头稀饭吃也是一顿。但有一样不能少，就是每顿必有海椒吃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一抬着碗，就得抓一大把干海椒在火边用子母灰边扒边吃，其他的菜，任你整得好他从不挑一箸。要是哪家没有海椒，他背起家什就走。

张木匠做活路必带一个副工，这副工是专门给他按木料的。他做活路清一色的按件计酬，在全村也只有他一个人才兴在村里收工钱。这副工带不带，主人家倒不那么计较。多个人多掺瓢水，多双

筷子多个碗,靠山吃山,有哪样吃哪样,就是四川五坝的走拢来都要吃,何况是堆邻地块的。可这副工不是别人,而是他老婆。也有不信邪的,一次,村头的黄四请他装犁头。黄四是个麻雀飞过都要扯撮毛的角色,于是首先申明不要副工,说那又不要什么技术由他来替代。动工了,一截五尺多长的毛木头,放在两个木马上,那毛木头刚剥了皮,油滑滑的。张木匠叫黄四好生按住,黄四说按住了。张木匠举起开山儿,笃的一刀,那木头滑到了地上。张木匠摆布黄四抬起来安好,说,要,弄迟了误了工时叫人笑话。黄四费了吃奶的劲才把那截木头弄上木马。又一刀,又滑了下去。反复几次,黄四筋疲力尽,一屁股坐在青檐坎上不干了。张木匠叹了一口气,说,隔行如隔山,这没有技术哪能行。快,快去把我老婆请来。张木匠的老婆一来,那木头在木马上就乖巧了。

近些年,村里的木匠大多去云南打工,是张木匠在云南当兵的孙子给引荐的。在云南,他们的手艺可算吃香,村里的小字辈在那里都称得上好手。几年间,找回了不少钱,家家都宽裕了。当年做木匠手艺大家只是混饭吃,也就没对这启业师有什么孝敬,而今有了钱,都说要不是师父师公师祖师祖传这份手艺,我们哪有今天。于是,就把云南带回来的广菜整起,请张木匠吃饭。张木匠呢,只要哪家一请他就去。他说人老了要受敬,可是,一连几家,他走拢看了一眼,二话没说就走了。莫名其妙的,弄得人家一家人瞎猜,瞎猜之后又瞎埋怨。他老伴见了,便唠叨说,人家好心好意地请你,你就不给点情面,弄不好还说你嫌他们啥子,说你小气。张木匠气粗粗的,说,小气个球,妈x,家家都烧啥子回风炉,老子扒海椒的地市都没得,还吃球的饭。这话慢慢传到徒弟徒孙徒末徒末末的耳里,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的,都说,我们啷咯就没想到这一点。之后,大家不再请张木匠吃饭了,便约起给他送东西,不是送海椒就是送酒,还有干脆丢几张大团结,说愿吃啥子就买啥子。还给张木匠讲外边的世界,把张木匠的心都讲花了,说他也要去云南打工。那徒弟徒孙徒末徒末末只是笑了笑,什么也不好说,只他那孙子痛快,说,云南那

地方没人请装犁头,也不用粪桶。

张木匠寻思,看来我这手艺不行了。他老婆说,这把年纪了,还顾虑啥子,他们孝敬的,就够我们过活了。我可不再跟哪个打副工啰。

如今,张木匠又多了一怪,就是用海椒下烧酒。他说这够味。

原载《遵义文艺》

皮 齁 子

耙梳屯的皮齁子五十多岁了还没讨上老婆。一个人过日子倒也痛快,没个挂牵,也没个管头,一出门,身去口去,够自在的了。

村里但凡有大事小务,皮齁子都要去帮忙,挑水整火做个不停。无论哪家背碓窝抬水缸搬石头砌砍子,他都是十处唱歌九处在。这图个啥,他从来没有想过。

村里的老婆子老爷们时常都在为他担心,为他叹惜,唉,年轻时精精灵灵的,就没能拉扯一个拢,看到就过山了。年轻的总是疑惑,说,他精灵,又哪格的谈不到媳妇呢?

皮齁子不齁,皮齁子是他的臭名。村里人生活枯燥,只要聚在一起就喊臭名耍谈子取乐,够热闹的。这皮齁子的美名如何来,无法稽考,可那皮显贵的名字只在户口簿上名不符实地躺着,村里大人娃儿都不晓得,而这齁子却远近闻名。

皮齁子当娃儿时,确实很精灵,到十七八岁,长得一表人才。生活难关过低标准那年,有人在外村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。那姑娘俊秀,水灵灵的。来会了人,看了人户,心里甜滋滋的,说没意见。村里谈亲事兴三轮九转,但在特殊时期,那规矩就免了许多,媒人说,去一次礼物就开庚,开了庚就周盘。开庚时男娃儿要到女方家点香敬祖。

选了吉日,皮齁子在媒人的带领下去了,带了两瓶茅台酒,这酒是他父母人托人从茅台酒厂弄来的内部供应,虽说当时一瓶只管几块钱,但不是处在这国酒之乡,就连看一下酒瓶都不容易,当然是高等礼物了。到了女方家,丈母娘见新女婿第一次上门,看这小子还真不错,便把家里能吃的都搜了出来煮了,菜虽不好,还有点油星子。好久没吃饱饭了,皮齁子搂到就紧嗨一顿,末了,抱起

甌子,把那甌竿也扞个精光。

皮驹子正在为这顿饱饭惬意的时候,媒人告诉他说:你穷吃饿吃,把媳妇都吃落了。不开就不开,取了斧头好劈两块。他二话没说,心想,吃了顿饱饭,没谈到媳妇也值得。便从媒人手中接过那茅台酒,一仰脖子就喝了一瓶,把那空酒瓶往院坝头一撂,用袖子在嘴上一揩,一甩手就走了。走在路上,索性把另一瓶也喝了。在太阳含羞似躲进山坳的时候,才高一步矮一步地挪拢了家,蒙头一睡就是三天三夜。

皮驹子自那次谈亲之后,父母相继去世,以后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,尽管全村的爷爷奶奶伯姨叔子么姑婶娘随时地都在为他的婚事操心,但是,始终没有能给他谈上媳妇。而皮驹子呢,有了一次经历,就多一份相思。开头呢,他还无所谓,可慢慢地,那根绳索把他的心牵扯得熟透透的。于是,他想啊想,巴心巴肠地想,想那水灵灵的姑娘。每天晚上都在做梦,做梦娶媳妇,娶那个姑娘,办那种事。慢慢地,他就变了个样,变得无精打采的,队里安排他做哪样活路,都是懒洋洋的。后来,有人发现,他在女人面前特别卖劲,于是队长就把他编到妇女组。在妇女组,他确实卖劲,又听话又乖巧。无论哪个,喊他做啥他就做啥,很受娘儿们欢迎。小伙子们开玩笑喊他妇女队长,他也不计较,反而给人家一个会心的笑。

有一天,皮驹子在家闲着没事做,这没事做的日子真不好过,心头空荡荡的,连这一百多斤重的本钱归于谁都不知道,于是就去赶场。在锁龙场街上,他刚买两个米粑拿起,就听说那边在演杂技,很精彩,是文化站包场,不买票。他连米粑都顾不上吃,就赶拢去看。那杂技正演到高潮,场中间一个女娃儿在演衔花。那女娃儿肢体柔软,得体的表演服把那均匀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展现得轮廓分明。他看着看着,把那视线射到那女娃儿腿间凸起的地方。三十多岁了,还没有真正这样明显地见过那东西,他心慌了,他燃烧了。他那全身的欲火一下聚在手掌间,手中捏着的两个米粑不知不觉地从指缝间流了出来,像轧油机走了渣。那衔花节目一完,他竟忘了

周围的一切，上前去抱那女娃儿，就去摸那东西。

皮驹子遭杂技班一顿痛打之后，见人就“嘿嘿”地笑，好像是笑一种满足，又好像是在笑什么。从此，他又变了一个样。他怕女人，见到女人就心惊肉跳的。而且喜欢一个人单独呆，做活路也一个单独做。皮驹子么婶后家侄儿死了，丢下媳妇英子和一个不满周年的奶娃。么婶想成全皮驹子和英子。他么叔说，这事要慎重，先把皮驹子弄过去帮助做活路，让干柴烈火自然燃烧。皮驹子在英子家做活路确实很卖力，每件都使英子满意。这满意不打紧，却给皮驹子带来了麻烦。一到晚上，英子把奶娃塞在皮驹子怀头就去睡了。这使从来没抱过奶娃的皮驹子犯难了，奶娃哭了，哄不住，拉了，换不来。一连几晚上，把皮驹子折磨得手足无措，便急急地跑回家了。人们问他为啥子跑回来了，皮驹子愤愤地说，那婆娘每晚都把那奶娃往老子怀头一揣就去睡了，我抱不住娃儿就回来了。人们听了，没说什么，只叹着气摇头。

皮驹子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静如以往。村里人和气，农忙季节兴换工斫手，把农活一家家的做起走。这样，无论哪家他也去，但还是找单独活路做。大家歇气，他独自一个人做他的。吃饭时，他捡个大碗，饭啊菜的捞一碗躲到一边去吃。吃完之后，又独自去做活路去了。无论哪家，他都是巴心巴肠的。年头岁尽，人们给他送点年货之类的，他从来不要。哪家平时撞到喊他吃顿饭，他总要帮你找点活路做了，才感到踏实。哪家有什么曲折，他总是船走当舱放，从不偏袒哪个。无论哪家有点小灾小损，他总是首先赶到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没半点含糊。

有一年，村里民主选举村长。山里人淳朴，也很自尊，对这选举权十分珍惜，都真真实实地投了神圣的一票。选举结果出来，没想到皮驹子竟然只少村长两票，险些把村长给弄了下来。于是，村长就在心里掰着指数，边数边咕隆。狗日的皮驹子，哪格呢会得恁多票，这回如果不是我投了自己一票，就惨了。越想越不对劲。这回虽保住了，但下回呢，下回能保住吗？不想还好，一想，全身就浸出